

## 东坡大家讲

## 当“飞鸿”遨游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朱刚教授妙解苏轼笔下“桃源梦”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纵观苏轼的一生，很像是一只飞鸿，在自然江湖与朝廷庙堂之间来回往复。而在江湖的深处，苏轼有一个承接陶渊明的“桃源梦”。

7月26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朱刚教授，作为“东坡大家讲”最新一期主讲嘉宾入川，来到眉山三苏祠开讲。朱教授以“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江湖’书写”为主题，全面、深刻、详细分享了苏轼以及弟弟苏辙诗作里的“江湖”概念演变、丰富内涵以及这个词语与他们人生轨迹、精神信仰、命运版图之间的内在联系。

朱刚教授最后强调，拥有“江湖-桃源”诗意空间意识，对中国文化史非常重要，“这是帮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长久的历史时期保持诗意和韧性的重大因素。”

二苏笔下的“江湖”  
经历了语义色彩演变

对“江湖”的书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庄子》里面有“江湖”，陶渊明笔下有“江湖”，乃至杜甫的笔下，也有“江湖”。但“江湖”的总体色彩是负面的，它是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

到了北宋，如果我们专看二苏上呈给朝廷的章表，其中的“江湖”一词，仍是与“朝廷”相对的世界，而且也几乎就是放逐罪人的场所。尤其是贬居黄州以后的苏轼，似乎习惯以寄身“江湖”来表述这段经历。首先，黄州谪居生涯，被苏轼称为“五年江湖”。被他连累苏辙，在贬居筠州时期也有“远谪江湖触尾衔，到来辛苦向谁谈”“门前溪水似渔家，流浪江湖归未涯”等诗句，将贬地称为“江湖”。

朱教授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外。因为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才能实现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想。但“江湖”到了苏轼、苏辙手里，还是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生阅历、思考角度的变化，二苏开始欣赏“江湖”之美——在这个空间里，以隐逸文化为底色。虽然不能拒绝政治权力的延伸，但可以遇见山水风光、历史遗迹、亲朋好友、民情风俗，行旅酒食，无不催发诗兴。对于诗人来说，“江湖”已经不乏什么。比起京都，“江湖”甚至更多人间烟火，更适合作为归隐之地。于是，他们笔下的“江湖”，开始具备更丰富、复杂的含义——一方面，“江湖”描写为鱼鸟适性之处，充满诗意。江湖让文人保持对远方的向往，收获富有诗意的人生。当然，这个空间不能只是一片荒原野水，其中必须有适合诗人生存的条件。漫长的中国史把众多的历史遗迹散布在“江湖”空间，所以这个空间实际上也到处蕴含着深邃的历史感，这是吸引苏轼以及他的同类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仕宦生涯也让他们认识到，“江湖”往往被朝廷用来放逐罪人，而且其间已经遍布着从京城延伸出来的权力脉络，并非绝对安全的避世之处。

朱教授还注意到，虽然二苏在呈给朝廷的表章中，对“江湖”的表述是负面的，但是在其私人作品，比如诗作中，“江



7月26日，朱刚教授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东坡书院演讲中。雷远东摄

湖”这个词是褒义的，其中不乏对江湖充满思想和向往。

苏轼的“江湖”书写  
远远超越前人

苏轼之所以对“江湖”有这样的变革性认识，与其所处的北宋政治环境以及交通、通信、商品经济等领域发展状况是相互呼应的。朱教授分析说，北宋以前，朝廷之外的某些地方也可以是江湖。但是这些地方彼此之间沟通很少，江湖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江湖。北宋的交通比起唐代，有了巨大的进步，水运尤其是大运河让中国的几大水域交织成一张交通网，比如东西向贯穿北宋京城的汴河，与淮河相通，淮河又跟黄河、长江连接起来，然后又间接接到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等。除了地理交通网络的建立，北宋官邮系统的发达、从抄写时代转向印刷时代的到来，让士大夫之间交流通畅，也是助推“江湖”概念演变的另外一个有利因素。“江湖”逐渐连成一个整体，逐渐演变成了与“朝廷”并立，甚至比朝廷更大更宽广的空间。这是划时代的变化。以前的诗人，相聚交流大抵只在京师，分赴“江湖”后便多孤处寂寞之叹，但对于北宋诗人苏轼来说，他的“江湖”既可以是朋友相见之地，也不难收到朋友的书信。客观上，交通、通信以及商品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使“江湖”的宜居程度不断提高。

既然“江湖”是一个“朝廷”之外的空间，而“朝廷”才是儒家政治理想、人生价值的实现地，那么“归”去“江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仅仅是为了逃避政争、休歇身心，则归隐“山林”更符合诗歌的表现传统。逃避的空间，只需要一丘一壑，用不着“江湖”那么辽阔。但苏轼向往的，确是辽阔的江湖。

这是为什么？朱教授说，这是因为一种风雅的生活充盈在“江湖”，一缕亘古的诗意绵延在“江湖”，一个伟大的文明崛起在这个辽阔的空间。苏诗对“江湖”的书写，至少在建构其人文景观的方面，是远远超越前人的。“江湖”的意义不再是负面的，它承载了我们的文化，是文化人真正的归宿。“苏轼通过自己的水运交通经验，达成了对‘江湖’流动空间的宏观把握，而文人风雅生活，就在此空间中传递。”此外，与固定在一地的都城不

同，“江湖”是个流动的空间，苏辙写的“通宵行”“东南征”富有动感，一地，在流动空间中的连续行动，显然更符合人生是一个旅程的真谛。

古代文人热衷于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一个具体的存在意象上，并且用进自己的文学世界里给予表达。比如梅花、鹤、莲等。比如苏轼的弟子黄庭坚把自己比喻成白鸥，秦观自比为燕。苏轼本人的确特别喜欢“飞鸿”这个意象。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次韵法芝举旧诗》中写道“春来何处不归鸿”。年年岁岁，往返飞翔，流落四处。这或许是一生漂泊无定的苏轼对生命体悟的一个投射。但鸿还有一个特质是：在某一处雪地或沙洲，都只不过是短暂驻留，它更多的姿势是飞在空中，甚至飞去望不见的天际。它拥有天空。而飞鸿活动的空间，正好是连成一片的广阔自由的“江湖”。

朱教授在此提到，当以苏轼苏辙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对“江湖”的书写足够成熟，塑造了一个诗意空间。这个诗意空间反过来也帮助诗人们进行理想的自我体认。“像苏东坡的鸿、黄庭坚的鸥、秦观的燕，都是‘江湖’空间中诗人们相互了解、交流互动的方式。”

从陶渊明的“桃源”  
流出了苏轼的“江湖”

东坡不光书写“江湖”、渴慕江湖，还为他“江湖”找到了一个源头——桃源。在此，朱教授认为，这是苏诗“江湖”书写的又一点睛之笔。

陶渊明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标志。在诗歌批评史上，苏轼把陶渊明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和陶诗”享有盛名。苏轼对“桃源”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在其《和陶桃花源》诗的引言部分，苏轼阐述了他对“桃源”的认识。他首先否定了“桃源”为神仙世界的说法，然后举出南阳菊水、蜀地青城山老人村两个例子，认为这样保持自然生态与淳朴民俗的偏远区域，不与外界相通，就是现实中的“桃源”了。天下之大，类似的地方应该不少，陶渊明只是偶然到访了一处而已。北宋普遍认为，桃源是虚构的仙境。苏轼却认为，桃源不是虚构的仙境，而是世上淳朴

的自然村，只因与外界交流少，深受大自然滋养。

苏轼认为，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朱教授说，妙处在于，既然拥有水源，便可与“江湖”相通。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诗歌史上颇具象征性的一幕：从陶渊明的“桃源”，流出了苏轼的“江湖”，东坡“和陶诗”就是“江湖”向其源头“桃源”致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见习记者 袁子毫 实习生 袁琴

## 直播互动

从桃源流出的江湖是何模样？  
近180万网友  
聆听苏轼的“江湖梦”

从“江湖前日真成梦”，到“江湖来梦寐，蓑笠负平生”，再到“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在士大夫苏轼笔下的“江湖”，到底意味着怎样一番天地？又流露出了他怎样的情结呢？也许，这些疑问，都可以在“东坡大家讲”的讲座中，得到清晰的回答。

7月26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朱刚教授入川，来到“三苏”的故居——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并登上了“东坡大家讲”的讲台，以“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江湖’书写”为主题，分享自己多年来对苏轼诗歌的深入研究及对苏轼人生命运的深刻体悟。

本场讲座，不光线下座无虚席，在网络中也同样收获了人们关注的目光。当天，【东坡大家讲⑤ | 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江湖”书写】直播，全网观看量近180万。

“东坡大家讲”还将邀请全国范围内知名苏学“大家”，围绕苏东坡的政治理念、家风家教、人生哲学和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普及性讲座，展现更为全面立体的苏东坡。更多专家到来，也将带领“苏迷”们拾贝“苏海”，徜徉在“苏学”的海洋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实习生 徐正阳